



## 一季栀子香 漫染夏时光

点点/文

暑气渐厚，天光白晃晃的，蝉声也密了。人坐在屋里，汗意一层层沁出，心跟着浮躁起来。就在这样的午后，忽然有一缕香，清清淡淡地穿窗而入——是栀子开了。

巷子深处那几棵树，也不知长了多少年。叶子绿得发黑，厚墩墩的，油亮亮的，把整个夏天都拢在底下。花就藏在这片浓绿里，一朵一朵地白着，安安静静。凑近了看，花瓣薄得像绢，边缘微微卷起，在午后的光里透着一点莹润的亮。风来时，那香与凉意便一同渗进心里。

栀子这名字，从很古早的时候就有了。它的果实像个小小的酒后，古人便叫它“梔子”，后来成了栀子。这么多年了，它依旧守着江南的水土，入夏便慢慢打开。从5月起，花苞就一颗颗冒出来，青青的，硬硬的，像是攒着什么心事。非要等到6月的暑气真正旺了，才肯不慌不忙地，把那一瓣一瓣的素白，慢慢打开。

除了观赏，它还有实实在在的用处。果实染布，染出的颜色叫“梔子黄”，鲜亮又稳当，经了水，见了光，依然明净如初。花和叶都能入药，夏天里心火旺，拿几朵泡了水，喝下去，那股凉意是从里头往外走的。旧时江南女子尤爱它，将它与茉莉、白兰花并称为“夏日三白”。穿旗袍的女子，发髻边簪一朵栀子，素白映着乌黑，行走间香风淡淡地漾开。

文人们为它不惜笔墨。南朝刘令娴折了花寄给朋友，写“同心何处恨，梔子最关人”，从此这花便成了知己间的情意，不喧哗，却长久。我读到这一句时，窗外恰好有风，梔子花的影子在纸页上晃了晃。南宋杨万里说它“孤姿妍外净，幽馥暑中寒”，酷暑里那一点寒香，像是从别处借来的清凉。而我最爱朱淑真的那一笔，她说自己在月下赏梔，花影映在池水里，白的瓣，凉的月，玉一样的质地，冰一样的心。她站在那儿，便觉着月光与花香都染了凉意，把一身燥热洗得干干净净。

后来读到汪曾祺为梔子花抱不平，忍不住要笑，又觉着心头一热。他说梔子花是顶顶坦荡的花，那些说它香得俗气的人，是没懂它的好。它开在酷暑里，把满树的香都给你，大大方方的，一点都不藏着。这样的直白与赤诚，哪里俗了？我觉得，这世间能活得像梔子花一样不遮不掩的，实在不多。

纸上那些句子读得多了，便想起自己家里也有一株。那时我还小，夏天的夜晚，一家人坐在老家庭院的树下乘凉。月亮升起来，照在花上，那白就显得格外安静。外婆摇着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花香一阵一阵地漫过来，混着夜里的水汽，清润润的，软软的。我常折一枝养在清水瓷瓶里，搁在床头。夜里半梦半醒间，那香丝丝缕缕的；次日晨起，花瓣上还沾着水汽，白得素净。

后来搬离了老宅，梔子开的时候也不太回去了。偶尔在午后路过别人家的花丛，还是会停下来看一会儿。

梔子从那样古远的年月里走过来，染过布匹，入过方剂，簪过女子的青丝，也落在过诗人的纸上。如今它还是那样，在每一个燥热的夏天，守着一树的白，散着一树的香。它不争春光的明媚，也不慕秋色的深沉，只在最难熬的暑热里，给人一点干干净净的慰藉。

年年暑热，年年梔子。那香清润悠远，不急不缓，就这样从漫长的岁月里一直绵延到今天，还会一直绵延下去。在这样燥热的尘世里，遇着一树梔子，便觉着这夏天，连同漫长岁月里的种种，都沉静了。



## 三物记

李舟生/文

人的一生，要与无数东西打交道。回首来时路，有三样物什于我最为重要，值得郑重感谢——汉字、绿茶、电脑和互联网。

先说明一下，这里要感谢的不是人，也不是阳光、空气和水这类自然之物。

这真是颇需思量的。

首先，是汉字。汉字是我们母语的书写符号，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认字。那个年代，学生不怎么读书，课外读物也极少。小小的我便拿起父母单位的报夹翻阅。稍大后，偷偷借到陈旧不堪的禁书《红日》《青春之歌》《烈火金刚》，至今还记得当时剧烈的心跳，生怕被人发现，却又舍不得放下。通过这些汉字，我认识了与自己生活完全不同的人和事，了解到另一个世界。只可惜，这样的书屈指可数。

我真正的学习是从走出校园开始的。十八岁进入工厂上班，国家正处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重要时期，我成为自学青年、文学青年。我对数理化、工程技术一窍不通，也毫无兴趣。爱文学，就得从汉语基础知识学起。除了购买图书和订阅杂志，我还向当时的杭州大学直接订购了《语文战线》月刊，在邮局订阅了学术性很强的《中国语文》杂志。至今，我还保存着好多“语文小知识”“词义辨析”之类的图书。我还上夜校，读函大，从字、词、句、词性、语法、修辞学起——辨别每一个词的结构：联合、偏正、动宾、主谓……划分每一个句子的成分：主语、谓语、宾语、补语、状语……当时觉得挺新奇、挺专业，也学得挺有滋味。

写比读艰难得多。读是享受，是吸收；写是输出，是创造。尽管艰难，但对于喜欢的人来，这是一种乐趣，一种寄托。稿成之时，便获得一种满足感、成就感，尽管在旁人看来可能只是自娱自乐，甚至蹩脚得很。用数百个常用汉字不断组合，妄想组合出“名堂”来，这似乎是一种十分投入的游戏，常常令我废寝忘食、形容枯槁。与其他同龄工友只是上班、下班比起来，我因为喜爱汉字，自觉是有所追求的，自认为还有点“内涵”，人生也算在“自加光彩”。直到后来，与汉字打交道成了我的职业。

感谢汉字，成为我生命中最长久、最亲密的伙伴。即使离开工作岗位后，我依然与汉字为伍。阅读和写作，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还在学习进步的人，一个还在努力创造着的人。

第二，是绿茶。与茶叶结缘有点突然。十八岁招工进厂，因为是化工企业，需要“三班倒”，为了预防

瞌睡便开始喝茶，从此这成了离不开的习惯。

我一直喝绿茶。有人劝我说红茶暖胃，我也尝试过，但首先口感上就过不去，甚至不对胃口。我马上舍弃红茶，喝回绿茶。半天外出没喝到茶，心田便犹如大地干旱龟裂。一进家门，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泡上一满杯。我喝茶不能叫“品”，用“灌”比较合适——“咕噜噜”地往喉咙里倒，直喊着：过瘾，好喝……有时候连自己都觉得奇怪，这么多茶水喝下去，都到哪里去了？想来是流向五脏六腑，流向四肢血脉，乃至每块肌肉、每个细胞，换来全身心的舒畅。心底里直喊：有如此茶喝，人生复何求哉。

我特别爱吃甜食。上了年纪的人大多喊高血糖，但我每次体检，血糖都在正常值内。上网一查，说是长期喝绿茶对血糖有缓解、稀释的作用。不仅如此，我的生化指标几乎全在正常范围内，朋友夸我是“三十岁的状态”。喝绿茶，予我口福，润我心田，利我健康。如今我基本不社交，不外出吃饭，不参加什么活动。一杯茶在手，悠然自得，其乐无穷，心满意足。

有时候我想，我喝过的茶，如果不去除包装——纸盒、铁皮罐、塑料袋——应该一辆小货车都装不下。

第三，是电脑和互联网。我家拥有电脑比较早，比办公室有电脑早了好几年。打字是电脑的基本功能。对于我这样写字不好的人来说，电脑打字免去了许多劳累，效率提高了不少。买电脑之前，我曾顾虑：一边要开发思路、组织语言，一边要想着字怎么打，能适应吗？但熟能生巧，不仅我过来了，千千万万的人都这样过来了。

而电脑只有与互联网连接在一起，才算真正开发了功能。互联网是打捞不尽的矿藏，而且在不断丰富中。电脑和互联网给写作者提供了宽广的舞台——我们经历了论坛、QQ空间、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朋友圈……一路写来。如今的AI软件实现“人机对话”，犹如互联网的另一端有一颗知识丰富得无穷无尽的大脑供我们使用。电脑和互联网犹如当年蒸汽机的发明，是一次改变世界的重大变革。

我就是这样一个离不开电脑和互联网的人，几乎每天都与电脑“面对面”，绝不止于“八小时工作制”。这三个，是我最要感谢的物什。写到这里，忽觉似曾相识。连忙找出一年多前写退休生活的短文，打开一看，原来结尾是这样写的：

“每天一杯茶，一本书，一台电脑，简单三餐，睡一长一短两次觉，到楼下快走或慢跑，积一万多步……”

原来，这三样物什早已融入我的日常，成了生活本身。感谢它们，陪我走过半生，还将伴我继续前行。

## 古今诗咏水晶杨梅

志)建安亦有之。(郡志)

杨梅好吃，历代歌咏杨梅的诗篇数不胜数，仅《全芳备祖》果部卷之六就收录了许多，如李白的“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苏轼的“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等名句。徐似道有首七绝：“火齐无光荔实圆，未尝先说齿流涎。唤回天竺三年梦，参透披云一味禅。”写活了杨梅的鲜美。今天，笔者想分享一些专咏白杨梅的旧体诗。

笔者所看到的最早的一首，是南宋诗人张镃所写、收录在《南湖集》中的《白杨梅》，他认为白杨梅的冰姿超过了红荔枝：

兴高团雪瓊珍丛，弹火烧林一洗空。

骅骝不供妃子笑，冰姿犹胜荔枝红。

温岭(旧称太平县)诗人也有数首写到白杨梅。如清代太平县城仓后街云浦陈氏诗人陈瑞图，号香苑，其子为修梅吟社社员陈寿路(字雪途)，陈瑞图所著诗集《饮余杂咏》中有《即事》一诗，其中提到了白杨梅：

芳盟历久已成灰，独坐愁肠日几回。

对酒教清兴发，小奚新进白杨梅。

“小奚”就是小奚奴，也就是旧时的书童、年少仆役。该诗寥寥几句，就把诗人独自闷坐时，忽然被新送上来的白杨梅勾起酒兴的画面写活了。

清代太平诗人冯芳也是修梅吟社社员，他有一组《方城竹枝词》共十九首，其中有一首写到

了县城边上杨梅坑的白杨梅：

城中多少好楼台，尽入山人眼底来。

五月杨梅坑上走，红杨梅杂白杨梅。

温岭市长跑协会的一位朋友在微信群中看到笔者分享的这首诗后非常感兴趣，专门来询问诗句出处。原来，他们最近重启的每周四晚夜跑目的地就是杨梅坑山头，这首诗为他们的夜跑添了一点诗情。

已故现代诗人周道藩是泽国镇株松村人，他在《爱晴楼剩稿》中有《咏白杨梅》一诗(有序)：

邻封山坑特产白杨梅，晶莹多液，风味独绝，故又有糖霜梅之称。昔人有言：“杨梅夏紫，橘袖秋黄。”今也或异，犹记拆下老人有白樱桃诗，窃取其意，戏作白杨梅诗一首。比之遗貌取神，尚隔一尘耳。

夏白秋黄异昔称，骚人物赋难陈。

擎来冰碗疑无色，持伴玉壶恰有因。

纤手不烦重浣濯，素心结契倍相亲。

个中风味君知否，西国晶糖堪比珍。

诗中提到的“山坑”，是泽国镇华晟村(包括原山坑村、湖头村、百亩坦村，与城东街道鸡鸣村、温峤镇西焦湾村一样，都是温岭杨梅的名产地)山坑。“西国晶糖”便是我们如今熟知的冰糖，以它作比，道尽了水晶杨梅那份不染尘俗的清透甜意。

## 沙漠两小时

块石头。后来我才明白，她的沉默不是害怕——她是在用自己的镇定稳住所有人。只要她不慌，我们就都觉得还有救。

王贻开始说话，声音轻轻的：“没事的，我们没事的。”她把恐惧一点一点拆解成笑话和安慰，递给每个人。那一刻，她是全车的氧气。

杨乐低着头，就着手机的光，一遍遍看那个指南针。她什么都没说，但所有人都看见，她全神贯注地在想办法。

王昱皓举着那部华为手机，像举着一根细细的火柴。信号断断续续，他和外界的联系只有几个字：“遇到了人，没事。”

安德亮坐在最前面，风沙灌进他的鼻腔，他的鼻炎犯了，却一声喷嚏都没打。他用英语跟司机说了一句话，声音压得很低：“还要多久我兄弟才能到酒店？”

是的，他们走了。

那两个人影在离我们十几米的地方停住，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消失在沙丘后面，像出现时一样突然，一样安静。

天色彻底暗了下来。没有人欢呼，没有人长出一口气。六个人就那么静静地看着那片沙丘，

像看着一场刚刚结束的梦。

然后，我抬头，看见了北斗七星。

它们就在那里，亘古不变地亮着，像几千年来无数次为迷路的人指路那样，也为我们亮了一次。司机说，这片沙漠里能看到它们的人不多，我们遇上了，是运气。

两个小时时，我们看见了光。

是高速公路上的车灯，细细的一排，落在沙丘尽头。车灯越来越远，越来越亮，然后——我们驶上了柏油路。轮胎从流沙上的闷响变成平整路面上的摩擦声，那种声音，像是人间。

车上的人都笑了。沙漠在窗外后退，星空还在头顶。没有人说太多话，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后来坐在酒店大堂里，有人提起那两个小时，说如果当时……然后笑着打住。我们都知道，没有如果。

只有六个人和一程车，在撒哈拉深处，遇见了几位沙漠的主人，然后被北斗七星送回了人间。

这大概就是沙漠的礼物——它让你看见恐惧，看见未知，然后告诉你：有些路，一群人走，就不怕了。

黄晓慧/文

又到了杨梅的季节，早酸杨梅、荸荠种杨梅、东魁杨梅等不同品种的杨梅次第登场，如今已是最后一拨了。其中有一种叫水晶杨梅的白杨梅，在朋友圈中时或可见。

记忆中，儿时，老家后山有不少杨梅树，杨梅成熟季节，跟着村人上山采杨梅时，就见到过这种外表莹白的水晶杨梅。那时候，我们将杨梅分为刺梅、水梅两种，表面肉柱(俗称“刺”)尖细的称刺梅，表面肉柱呈圆润饱满状(钝刺)的称水梅。白杨梅(水晶杨梅)就是一种水梅，我们更爱叫它“糖霜杨梅”。

自古物以稀为贵，水晶杨梅本就种得不多，风味又独一份清绝，身价自然远胜寻常红紫杨梅。我已有许多年未尝过它的滋味了，却始终对白杨梅的消息格外留心：从新闻中，看到杭州临安葱坑村、余姚牟山镇等地都有白杨梅，本地温岭镇西焦湾村也有种植。

白杨梅，早在南宋陈景沂编的《全芳备祖》一书中，就有记载。他在《事实录》中写道：

杨梅，其子如弹丸，正赤，五月中熟，熟时似梅，其味酸甜。(《异物志》)杭州人呼白杨梅为圣僧，又按《杭州图经》，杨梅坞在南山近瑞峰，杨梅甚盛，有红、白二种。(坡诗注)会稽杨梅为天下之奇，颗大核细，味甘色紫。(郡

戴志伟/文

太阳沉下去的时候，我们在撒哈拉深处迷了路。

不是那种“好像走错了一个路口”的迷路——手机信号一格都没有，GPS转着圈找不到卫星，四周的沙丘长得一模一样，像一座座无尽的迷宫。风卷着细沙拍在车窗上，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时间在倒计时。细沙钻进鼻孔，带着干燥的土腥味。

没有人尖叫，没有人质问司机。六个人默契地做了同一件事：沉默。

就在这时，我们看见了他们。

两个身影从沙丘后面冒出来，裹着破旧的袍子，脸藏在阴影里。他们快速朝我们的车走过来，像这片沙漠的主人。

车里一瞬间静得能听见心跳声。

司机下意识锁了车门，手指节发白——那是开了一辈子沙漠的人才有的警惕。他低声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但我们都听清了：不要开车窗，不要下车。

那几秒钟，时间被拉得很长。

王维坐在角落里，一动不动，像沙漠里的一